

臺灣閩南話語氣助詞「呢」的來源和演變*

郭維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為探討目前主要分布於臺灣南部的語氣詞「呢 nih⁸」的身世，本文追溯明清閩南戲文的句尾詞「年」以及日治時期臺灣語學文獻《語苑》的句尾詞「呢」，並進而以臺南地區為樣本，從事實際的田野調查。在共時描寫方面，本文主張「呢」並不專表某一特定語氣，故能出現於任何句式，語帶誇張或強調。「呢」具有提醒聽者注意信息焦點的作用，可能與其語源是表「如此，這樣」義的指示詞「爾」有關。在歷時觀察的部分，本文對比古今三個不同時段的紀錄與調查結果，發現「呢」約莫在一個世紀前因為另一個語氣詞「咧」的興起，轉而多用於疑問句。及至今日，「咧」非但用於陳述句、祈使句，還跨足至特指問句；「呢 nih⁸」的音讀則主要保留在是非問的句型裡，並且常用以反詰，語氣嗆辣，多為負面表述。

關鍵詞：閩南語、呢、咧、句尾語氣助詞、指示

* 本文屬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古漢語指示性句末助詞歷時研究」(MOST108-2410-H-003-021)的部分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惠予經費補助。又蒐集田調紀錄時，得力於吳庭宇、杜靜宜、吳克毅、董明祥、張峻豪甚多，在此亦一併致上萬分的謝意。

1. 前言

就漢語共通語而言，疑問語氣詞「呢」基本上不用於是非問句，是非問句的語氣詞一般用「嗎」，例如「你要去臺北嗎？」「小孩都不用牽嗎？」¹在臺灣某些地區的閩南語次方言中，這樣的疑問句卻可以用一個讀音與「呢」接近的 *nih*³³ 來表達，如「汝欲去臺北呢？」「囡仔攏免牽呢啊？」²前句是真性問，說話者預設某個命題，但對於答案還不確定，故利用是非問的形式來向聽者求證；後句為假性問，屬反詰修辭手法，以疑問的形式強烈表達大人應把小孩牽妥的訊息，多用於責難的語境。*nih*³³ 充當是非問和反詰問的句尾助詞究竟是怎麼來的？其語氣調性如何？又為何在今日的臺灣閩南語中成為一種地域性的語言特徵，而非普遍性的存在？其功能是否為其他語氣詞所取代？有關 *nih*³³ 的諸多疑團，目前尚未消解，且在過去亦未獲得應有的關注。本文即從這個語助詞出發，往歷史的縱深追索其源頭並探討後來的流變，冀能解開 *nih*³³（標寫作「呢」）的謎樣身世。

迄今，討論閩南語語氣助詞「呢」的專著並不多見。林天送、范瑩（2011）曾針對「呢」從事共時語法的描寫，指明「呢」可用於疑問句或陳述句，所表示的意義為說話人預設一個命題，提請聽話人注意。除此之外，便是辭典或閩南語語法研究等書對於這個語氣詞的簡略描述。周長楫（2006）《閩南方言大辭典》收錄有相當於共通語「呢 *ne*」的閩南語對音詞：〈廈〉*ni*¹ 俗 *ne*¹，*ne ni*；〈泉〉*ni*；〈漳〉*ni*¹ 俗 *ne*¹，*ne*。其右上角的 1 代表陰平調；未標調者表示輕聲。據林天送、范瑩（2011: 51）補充說明：「事實上泉州話也有『陰平』讀法。三地閩南話的陰平調都是平調：廈門、漳州 44，泉州 33」。

¹ 本文以「共通語」或「現代共通語」統括臺灣的「國語」、大陸的「普通話」和東南亞稱為「華語」的標準漢語。文中所謂「語氣詞」一律指稱句尾語氣詞，有時以語氣助詞、句尾助詞、句尾詞、句末語氣詞或語助詞稱之。

² 值得注意「呢」的後頭還可再加上語氣詞「啊」。本文在標示聲調方面，若用兩碼，即代表實際調值；僅用一碼者，代表不同的調類，分別以 1234578 標示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去、陽入七調，0 表示輕聲。在論述之時，若非必要，一律標示調類；反之，則標示調值。二碼之下，若加一短線，代表其讀為促聲。

林華東(2008: 147)亦指出泉州話有一語氣詞「呢 li⁵⁵」,來源於「爾」,是與普通話「呢」同源的詞。普通話「呢」的用法很廣泛,陳述句、祈使句、感嘆句、疑問句均可使用;泉州方言的「呢」也可用於陳述句和祈使句,更多的是在疑問句中表示追問的語氣,如:

時間野未呢。(時間還沒到呢。)

飯若食袂落去呢?(飯如果吃不下去呢?)³

林華東所謂泉州話的「呢 li⁵⁵」當即上段所述陰平調的 ni¹,只是讀為同部位的鼻化邊音,調高微有差別。⁴「呢」可分布於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等句式的語法表現,在閩南語早期歷史文獻中其實多有反映,即或是臺灣日治時期的語言紀錄亦不例外。不過,在時下臺灣年輕一輩的口中,「呢」的句式分布已出現明顯的變化,值得我們溯源探流,並理清其演變脈絡。

語氣助詞「呢」在現今臺灣閩南語讀作 nih³³,另有一異讀為 neh³³。這兩個音跟廈門、泉州、漳州話一樣讀為平調,但比較特別的是促音性質明顯。根據連金發(2013: 131)的研究,「『爾』有三種變體: ni¹、nih⁸、ne¹。舒聲韻促化,即母音喉塞化,是語法化常伴隨的現象」。在臺灣閩南語中,陰平調的 ni¹和 ne¹基本上僅保留在詞彙層次,仍具指示樣貌的詞彙意義,如「按呢 an² ni¹/ ne¹」(表「這樣」);讀為陽入調的 nih⁸或 neh⁸則成為句法上的功能詞(functional word),出現於句子末尾表示語氣。⁵

為了解語氣詞「呢 nih⁸」的歷時遷變過程,本文所觀察的歷史文獻含括兩類:一類是明清時期的閩南語白話戲文;一類是日治時期的臺灣語學雜誌《語苑》。明清戲文率皆以「年」作為標符(偶有作「咩」),主要見於嘉靖年間潮、泉合刊的《荔鏡記》及其後《荔枝記》諸版本的「賓白」部分。此

³ 原文「袂」寫作「勿會」拼合,因電腦輸入困難,改以「袂」字代替。

⁴ 事實上,這兩個讀音並不容易區辨。據林華東表示,「呢 li⁵⁵」來源於「爾」,「爾」在方言中有文、白兩讀:文讀音是[li],白讀音是[liã]。不過,「爾」在臺灣閩南語裡,文、白異讀皆為鼻音聲母,前者為[ni¹],後者讀[nia⁷]。

⁵ 舒聲韻促聲化,在臺閩語其他語氣詞亦有平行的表現,另一代表性的例子是「咧 leh⁴」(連金發 2015: 262)。為行文之便,「臺灣閩南語」或簡稱為「臺閩語」。

外，又散見於明代潮州戲文《金花女》及清代泉州戲文《同窗琴書記》等資料。⁶而發行於西元 1908 年至 1941 年的《語苑》雜誌則是以漢字「呢」作為標符，搭配日文片假名的注音，有助於我們了解上世紀的實際音讀。「呢」的注音共包含三種形式：除了 nih⁸ 和 neh⁸ 之外，還有 leh⁴ 的讀法。leh⁴ 很可能體現的是另一個語氣詞「咧」，這時漢字「呢」即作為訓讀字使用。

本文預備拿明清閩南語戲文的「年」和《語苑》的「呢」相對照，以考察「呢 nih⁸」的歷時發展。在進行此項工作之前，有必要得先釐清「年」和「呢」所出現的文體類型。前文已述，「年」常見於戲曲裡的賓白（即對白），《語苑》的「呢」又是如何呢？《語苑》雜誌為供應警務人員學習臺灣話的教科書，其內容囊括各行業相關的會話與短文、臺灣風土民情的介紹，以及臺灣話的研究和討論等。執筆者多為通語言學的一時之秀，大部分採取俚俗直白的口語加以敘寫，甚能反映二十世紀前葉臺灣閩南話的真實面貌。⁷語氣詞「呢」見於「會話」文體，與明清戲文的「年」一樣具有現實口語基礎。基於文體的一致性，我們有理由將「年」和「呢」放在一起比較，藉以窺探「呢 nih⁸」自十六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歷時演變。

除了歷史文獻的查考，筆者又實際從事田調，觀察語氣詞 nih⁸ 在臺南地區兩個不同世代之間的使用概況。這份調查曾就四位壯年人士及七位青年學子進行訪談，主要以問卷形式，請發音人針對問卷中十餘個句例逐句唸讀。於錄音之後，再由筆者進行切音判斷，冀能透過此一抽樣調查，精準捕捉 nih⁸ 的語法和語用特點。約言之，本文試圖利用明清、日治時期以及現下三個共時語言現象的對比，仔細描寫閩南語語氣詞「呢」從原鄉到臺灣的演化。為達此一目的，下文第 2、3、4 節依序探討三個不同時期「呢」的表現；第 5

⁶《荔鏡記》又名《陳三五娘》，是現存最早的潮、泉合刊閩南語戲文。本文所檢索的版本包括：明嘉靖本（1566）、萬曆本（1581）、清順治本（1651）、光緒本（1884）（參見吳守禮 2001a-d）以及道光本（1831）（參見鄭國權 2010）。《金花女》為明萬曆年間刊本（參吳守禮 2002）。《同窗琴書記》，全名為《梁山泊同窗琴書記》，現存為清乾隆年間刊本（參吳守禮 2003）。

⁷有必要說明的是，《語苑》所載的臺灣話雖以閩南語為大宗，但也包含少數的客語、原住民語和北京官話。

節追索「呢」的來源，並闡明另一語氣詞「咧」在其歷史遷變中與之競逐的經過；第6節為結論。

2. 明清閩南戲文的「年」

明朝嘉靖年間刊行的《荔鏡記》及其後續《荔枝記》諸刊本均出現「年」一詞。「年」可表「歲月」或「年齡」之義，也可作為表「樣式」義的借字，義同「樣」、「般」、「生」等詞，⁸這種情況跟今日臺閩語「按呢（這樣）」的「ni¹/ne¹」以「呢」作為標符是同樣的道理。「年」又經常與指示代詞或疑問代詞組成「指示/疑問詞+年」的特定構式，包括「只年」、「許年」、「障年」、「向年」和「佢年」（黃漢君、連金發 2007，陳麗雪 2009，連金發 2013，2014）。⁹底下略舉數例以明其用法：

- (1) 古時有陳平、相如，只二人，棄楚歸漢。後來位至丞相。人盡稱說賢臣釋主而事。正是只年。（《荔鏡記》嘉靖 15.074-077）¹⁰
‘古時候有陳平、相如，這二人，棄楚歸漢。後來位至丞相。人人都稱道賢臣釋主而仕，正是這樣。’
- (2) 未知姻緣是佢年？（《荔鏡記》嘉靖 12.010）
‘未知姻緣是怎樣？’
- (3) （春白）少嗎？往時，李大哥來，三分亦磨年！帶著你新客，即送五分。（生白）向年，共小妹收起。（《荔枝記》萬曆 17.082-084）
‘（春白）少嗎？以前，李大哥來，三分錢也磨呢！顧念著你是新

⁸ 連金發（2013: 133-134）指明這些閩南戲文中表「樣式」義的類義詞分屬不同的時代層次，值得參看。

⁹ 「佢」屬疑問代詞（或寫作「在」）；「只/許」、「障/向」為指示代詞。指代詞「只/許」屬單純詞，而「障」和「向」分別是「只樣」和「許樣」的合音。就指示義而言，「只」、「障」表近指；「許」、「向」表遠指。

¹⁰ 括號內的數目，依次表戲文中的劇目數和句數。

客人，才給五分錢。(生白)那麼，把小妹(的錢)收起來。’

「只年」表示「這樣」。「俛年」相當於「怎樣」。「向年」意指「那樣(的話)」，屬言談標記(discourse marker)，用於承指對方之語，並預示自己將有所應變，具話輪銜接及話輪轉換的語篇功能。¹¹概括地說，像這三例的「年」都指某種情狀或樣態，幾乎等同於詞素的地位，可放在構詞學範疇處理。

2.1 述謂性的「年」

下面要討論的「年」涉及句法層次，均出現於句尾，像是表語氣的成分，卻又帶有述謂性(predicative)，可視為語法化過渡時期的表現。我們從文字紀錄「年」無法確知其實際調值，考量「年」常用於致疑，或許因為疑句語調的疊加而讀為陽平調也說不定，但是萬曆本又將之寫成「咩」，反映出應當有輕聲化的現象。

2.1.1 「是年」和「做年」

「是年」和「做年」通常作為條件複句的主句，用於詢問如果假設的情況成立，將會是怎麼樣，抑或應該怎麼辦。「是年」和「做年」可能由「是俛年」、「做俛年」縮略而得，「年」仍保有實義，具謂詞性。¹²不過，語料顯示「是年」、「做年」經常與前一分句連讀不輟，因此便形同句子末尾的疑問

¹¹ 連金發(2013, 2014)指出「障年/向年」可能是潮州話的特徵詞，充分體現歷史語言學上葉氏循環(Jespersen's Cycle)的現象。

¹² 道光本《荔枝記》有如下例句，「看是俛年」表試圖「打破只鏡」(打破此鏡)之後，再看看會發生怎樣的情況：

半驚半喜，打破只鏡看是俛年。(生打)都成實破了。(《荔枝記》道光 19.096-097)

‘半驚半喜，打破這面鏡子看看會怎麼樣。(生打)就真的破了。’

比較「打破只鏡看是俛年」和例(4)「娘仔不來是年」，兩句話皆表述未然或非實然之事，

「是俛年」和「是年」均表對於未然事況的不解，帶有疑惑之義。再看「做俛年」之例：

小七，今想做俛年好。(《荔枝記》萬曆 34.029)

‘小七，現在想想怎麼辦才好。’

此例「做俛年」明顯用於詢問對於事件的因應之道，與「娘仔不來做年」的「做年」語義相近。

助詞，可比較例(4)(5)和例(6)。依吳守禮(2001a, c)所作的標點，前兩例為緊縮句；後一例以逗號隔開，即為複句形式。此類用例的條件偏句可使用假設標記「若」、「那卜」(要是)、「假使」、「做那」(「那」是「若」的通假字)等，也有不用任何假設詞語的例子，如：

- (4) (生)值人留門？(旦)恁留門。(生)娘仔不來是年？(旦)三哥，再不負約。若還不來，頭上是天。(生)若負小人年？(旦)我亦咒誓你聽。若還負君，促命早先死。(《荔鏡記》嘉靖 26.558-567)

‘(生)什麼人留門？(旦)你留門。(生)娘仔不來怎麼辦？(旦)三哥，我再也不會負約。若還不來的話，頭上是天。(生)如果辜負了我呢？(旦)我也發誓給你聽。如果還背棄你的話，讓我短命先死。’

- (5) (占)那卜不中阮娘仔是年？(生)那卜不中恁娘仔，小客一厘銀也不敢收。(《荔鏡記》嘉靖 19.102)

‘(占)要是不如我家娘子的意怎麼樣？(生)要是不如你家娘子的意，我一厘銀子也不敢收。’

- (6) (生)伊那卜無乞我磨，是年？(爭)你便共伊說叫：是我個師仔。(《荔枝記》順治 8.127)

‘(生)她要是不讓我磨(鏡)，怎麼辦？(爭)你便跟她說道：是我的徒弟。’

例(4)於萬曆本作「娘仔不來做年」，以「做年」詢問因應之道。值得注意的是，此例陳三問了「娘仔不來是年」，五娘保證不再背約之後，陳三又問「若負小人年」，前後兩個條件問句，各以「是年」、「年」提出疑問，顯然「年」的句法功能與「是年」相近，「年」猶帶有述謂性。

2.1.2 「假設條件句＋年」

類似於「若負小人年」，明清戲文「年」直接附於假設條件句的例子並不在少數。本文第一節所述現今泉州話「飯若食袂落去呢」一類表追問的用法（林華東 2008: 147），當即承繼於此。這種用法的「年」幾乎與現代共通語的語氣詞「呢」相仿，同時亦容許「怎麼樣」或「怎麼辦」的解讀方式，例句如下：

- (7) 那卜是年？（《荔鏡記》嘉靖 26.257）
‘如果是的話，怎麼樣？／如果是呢？’
- (8) 假如林人催親年？（《荔枝記》道光 27.141）
‘假如林家人催親，怎麼辦？／假如林家人催親呢？’
- (9) 尾蝶那卜無花年？花那卜無尾蝶年？（《荔枝記》道光 23.023-024）
‘蝴蝶要是沒有花呢？花要是沒有蝴蝶呢？’
- (10) （貼）做那不中阮年？（生）說明一分一厘，再不敢收恁的。（《荔枝記》道光 23.023-024）
‘（貼）如果不合我們的意呢？（生）說清楚連一分一厘，都不敢收您們的。’

如例（9）所示，該例除了翻譯為「蝴蝶要是沒有花呢？花要是沒有蝴蝶呢」，還蘊含著「蝴蝶要是沒有花怎麼樣？花要是沒有蝴蝶怎麼樣」的意味。這種兼具兩解的橋接語境（bridging context），應可視為「年」語法化為句末語氣詞的過渡階段（Heine 2002: 86-92）。另當留意的是，例（10）「做那不中阮年」與例（5）「那卜不中阮娘仔是年」雖見於不同版本，卻在同一故事橋段表達類似的語義，藉此又可印證單用「年」與「是年」在表意上相去不遠，「年」還帶有濃厚的述謂性。

2.1.3 「NP+年」

明清閩南戲文的「年」又見於名詞組後頭，同樣呈現兩棲的特性：「年」可表示語氣，像表特指問的語氣詞「呢」；同時又帶有述謂性，內含「怎麼樣」或「在哪裡」之義，見下例：

(11) (生白)我名陳三。(七白)可知道：你騙我不過。向生，你陳大陳二**年**? (《荔枝記》萬曆 17.167-170)

‘(生白)我叫陳三。(七白)可知道：你騙不過我。那麼，你家陳大、陳二呢?’

(12) 我洗面一盆水**年**? (《荔枝記》順治 11.170)

‘我洗臉的一盆水呢?’

(13) 我來了，媳婦**年**? (《荔枝記》道光 37.056)

‘我來了，媳婦呢?’

(14) (丑上)醉了，恁**年**? (爭上)我食飽了。(《荔枝記》光緒 40.063-064)

‘(丑上)(我)醉了，你呢?(爭上)我吃飽了。’

如例(13)宜釋為「我來了，媳婦呢」，但「媳婦年」的「年」實又蘊含「在哪裡」的質疑。又如例(14)表「我醉了，你呢」，「恁年」的「年」用於探詢「(你)怎麼樣」。除此之外，還有更為簡省的說法，即「年」直接附在副詞後，代替整個述語成分，如下列「夭年」意指「還怎麼樣」：

(15) (占)感謝我乜事?(爭)討飯乞我食。(占)夭**年**? (爭)有時討粥乞我添。(《荔枝記》順治 5.028-031)

‘(占)感謝我什麼事?(爭)討飯給我吃。(占)還有呢?(爭)有時討粥讓我添(粥)。’

「夭年」另有一種說法是「夭句年」(《荔枝記》順治 17.167)。「夭」和「夭

句」都是假借字，表「還」、「又」的意思，用於修飾謂詞性成分，所以「年」的謂詞性質不言可喻。當然，就此對話看來，「夭年」大概相當於現代共通語的「還有呢」，但是「呢」不能用「還」予以限定或修飾，「還」修飾的是動詞「有」，而早期戲文的「年」卻能夠直接用「夭」或「夭句」修飾，顯示「年」的述謂性當比共通語「呢」來得高。

2.2 句末語氣助詞「年」

在戲文裡，「年」更多的用例是充當句末語氣助詞，見於陳述句、疑問句和祈使句等句類。由於「年」幾乎沒有一種句式不能使用，照理應不表示某種特定的語氣 (mood)，而是扮演強化語勢的角色，帶有鋪張的語氣效果。¹³以下，分就明清戲文各類句式的「年」舉例說明。

2.2.1 陳述句 (indicative sentences)

語氣詞「年」最常出現於陳述句，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這類句子多為描寫句，句中使用形容詞或「親像……」、「如……」、「(恰是)……一般」等比況詞語。形容詞除了雙音節形容詞之外，大部分採用重疊形式，或運用加強形容詞程度的副詞予以修飾，生動描摹各式動態和靜態的樣貌。「年」最早的語源可溯及上古漢語的「爾」，表「如此」、「這樣」義 (詳見第 5 節)。筆者認為「爾」即使語法化為句末語氣詞，仍有語義滯留 (semantic persistence) 的情形，因此才會經常與描寫性成分共現，造成「年」常用於描寫句的分布特點。¹⁴例如：

¹³ 「鋪張」二字是呂叔湘 (2004b: 266) 對共通語傳信語氣詞「呢」的說法，其內容如下：雖然某幾類句子裡「呢」字特別常見，可是差不多沒有一種句式絕對不能用「呢」字。這可見「呢」字應用之廣，換句話說，也可見我們說話無處不愛帶幾分鋪張。

¹⁴ 語法化理論的「滯留」原則，請參看 Hopper (1991: 28) 和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 121)。

- (16) 只是小七顛く狂狂年。(《荔枝記》順治 23.078)
‘只是小七瘋瘋顛顛的呢！’
- (17) 大頭光光年。(《同窗琴書記·賞牡丹》3.086)
‘大頭光光亮亮的呢！’
- (18) 小七盡日上山討柴，你一日食了舉一柄掃帚仔，障閑閑年。(《荔枝記》道光 22.104)
‘小七終日上山撿柴，你成天吃飽拿一柄掃把，這麼閑呢！’
- (19) 小妹一身命障藍襖年，佐乜好共尊兄你處坐。(《荔枝記》順治 17.097)
‘小妹體質這樣虛弱呢！怎麼好跟尊兄您一起坐？’
- (20) 大慷慨年！(《荔枝記》光緒 16.082)
‘好慷慨呢！’
- (21) 阿娘，花今正開不拗來插，放處乞黃蜂粉蝶採謝年，夭可惜年！
(《荔枝記》萬曆 20.024-025)
‘小姐，花現在開著不拗來插，放著任黃蜂粉蝶採蜜凋零呢，還更可惜呢！’
- (22) 親像人送葬年。(《荔鏡記》嘉靖 13.032)
‘好像人家送葬呢！’
- (23) 無情查厶，親像破鼎底水年。(《荔枝記》順治 26.162)
‘無情女子，好像破鍋子盛水呢！’
- (24) 那目滓如雲雨年。(《荔枝記》光緒 22.059)
‘那眼淚像雲雨呢！’

(25) 恰是椿樹一般年。(《同窗琴書記·英臺歸家》11.006)

‘就像椿樹一樣呢！’

前三例是形容詞重疊的句子，王力(1985: 298-300)稱之為「繪景法」，解釋「繪景法是要使所陳說的情景歷歷如繪」，「相同的兩個字相疊，往往有誇張的意思，咱們就借這誇張的意思來盡量形容某一情景」。據此得以研判，「年」與重疊式形容詞共現，當傳達誇大的語氣效果。為了使描述的情景歷歷如繪，像例(18)「障閑閑年」除使用疊字之外，還加了「只樣」(表這樣)的合音詞「障」，「障」非但為程度加強語，其近指義更使得「閑閑」之清閒少事的樣態表現得如在目前。¹⁵再如例(19) — (21)也都是使用程度副詞修飾形容詞的例子。其餘例(22) — (25)，均帶有比況詞組，當我們嘗試把「年」翻譯為現代話，除了用語氣詞「呢」來對應，似乎也能把「年」理解為「……的樣子」，或將之視為比擬助詞，與前頭的比況詞語「親像」、「如」形成「好像……一樣」、「如……一般」的構式。即以(23)為例，除卻「好像破鍋子盛水呢」，又兼有「好像破鍋子盛水的樣子」和「好像破鍋子盛水一般」兩解。這些現象都在在顯示「年」即使充當語氣助詞，猶多少隱含語詞本身指示情狀的意味。

帶「年」的陳述句，有些時候用於說明或判斷的語境，估計亦與「年」的本義表示「事情就是如此、這樣」有關，例如：

(26) 來著檳榔耽滯，來晏年。(《荔枝記》萬曆 10.008)

‘被檳榔耽擱，來晚了呢！’

(27) 房門開鳴，阿媽醒了，不敢來年。(《荔枝記》萬曆 27.025)

‘房門打開時發出聲音，夫人醒了，(小姐)不敢來呢。’

¹⁵ 據連金發(2013, 2014)表示，「只樣」作為程度形容詞的加強語，連帶促成合音詞「障」的產生。我們觀察到像「障閑閑」一類「障」修飾重疊式形容詞的例子在《荔枝記》諸本頗為常見，這種用法不知是否普及於閩南語各次方言，至少就今日的臺閩語來看，指示性的程度加強語一般不用以修飾重疊式形容詞。

(28) 少嗎？往時，李大哥來，三分亦磨年！（《荔枝記》萬曆 17.082）
‘少嗎？以前，李大哥來，三分錢也磨呢！’

(29) 靜靜跔在許處，就是一隻狗年。（《荔枝記》道光 22.082）
‘靜靜窩在那裡，就是一隻狗呢！’

如例（28）的「年」用在今昔對比的語境，明顯表有誇張的口吻，意指「以前李大哥連三分錢都願意磨呢！（怎麼現在五分錢你還嫌少）」。「年」強調彼時的事況就是那樣，含帶確認及指述該情狀的作用。例（29）則是益春拐個彎辱罵躲在暗處竊聽的陳三，不把人當作人，將之比喻為狗，「年」突顯此一信息焦點，並強化其評斷無誤，事理正是如此。

2.2.2 疑問句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年」幾乎在各式疑問句中均可使用，包括是非問句、反詰問句、特指問句和正反問句。是非問句的句尾詞「年」在翻譯時不適合用「呢」，用「嗎」比「呢」來得好。但是「嗎」表達的是中性問句，對於答案沒有事先的預期；¹⁶而說話者使用「年」發問時，除了提醒聽話者注意句中焦點之外，還帶有確認自己的預設 (presupposition) 是否無誤的作用，因此，以附加問句「是嗎」對譯較為順當。例如：

(30) (旦) 恰親像猴孫一般體。(丑) 乜啞？親像猴。許不那親像障返牽來弄个年？(旦) 正是向生。（《荔鏡記》嘉靖 14.383-386）¹⁷
‘(旦) 正好像猴子一樣的模樣。(丑) 什麼啊？好像猴子。那不就像這樣牽回來玩的是嗎？(旦) 正是那樣。’

¹⁶ 這是因為疑問語氣詞「嗎」源自否定義的「無」，原本當為正反問的形式，而正反問對於答案並沒有任何預設。有關「嗎」的語源及其演變，參見王力（2005: 522-524）。

¹⁷ 原文作「返牽來」，不知是否為「牽返來」之誤？

(31) 我苦嘞，得罪父母，正畏凌遲處死，亦無個得罪兄嫂來，就處死年？（《金花女·迫姑掌羊》635.002）

‘我苦了，得罪父母，才怕凌遲處死，也沒得罪兄嫂來著，就處死是嗎？’

(32) （生）我卜賞伊。（爭）卜賞伊？<<手面年？（《荔枝記》順治27.179-180）

‘（生）我要賞賜他們。（爭）要賞賜他們？賞他們財物是嗎？’

(33) 恁買乞狗食年？（《荔枝記》順治4.572）

‘你買給狗吃是嗎？’

這幾例都是發話人提出臆測的命題以尋求受話人的證實，確切地說，「年」的意思相當於「是這樣嗎」。

此類求證之用的是非問句深受言談互動的語用環境所制約，由陳述句轉化而來的軌跡依稀可循，試看：

(34) 阿娘，你持銀乞小七去上街，沽酒食醉醉年。（《荔枝記》萬曆19.202-203）

‘小姐，妳拿銀子讓小七去上街，買酒喝得醉醺醺呢！’

‘小姐，妳拿銀子讓小七去上街，買酒喝得醉醺醺是嗎？’

(35) （春白）夭是三兄在許。（生白）三兄四兄嘞，故意掠人一身潑障濕濕年。（《荔枝記》萬曆19.067-068）

‘（春白）還是三哥在那裡。（生白）三哥，還四哥呢，故意把人一身潑得這麼濕呢！’

‘（春白）還是三哥在那裡。（生白）三哥，還四哥呢，故意把人一身潑得這麼濕是嗎？’

此二例經吳守禮（2001b）校理，均在「年」後標以句號，想來是當作一般的敘述看待。然而，這兩個句子若理解為是非問應也無妨。譬如例（35）的

下文是「(生唱)仔細想只一事。(旦內叫)益春。(生白)我曉得了。(唱)只事都是恁二人做出來」，意謂陳三仔細思索被潑水的始末，才曉得原來是五娘和益春兩主僕幹的好事。準此，「故意撩人一身潑障濕濕年」當也能視為疑問，足見陳述或疑問兩種理解方式取決於語境，而這也揭示「年」僅能輔助語氣表達，不專表敘實或致疑。

再看「年」用於特指問的例子。特指問句含有「乜」(什麼)、「俚」(怎麼)等疑問代詞，句尾的「年」相當於共通語的「呢」，如下例所示：

(36) (占)三哥，你知不？(生)知乜年？(《荔枝記》順治 17.079-080)

‘(占)三哥，你知道嗎？(生)知道什麼呢？’

(37) 啞娘，一叢□因乜起倒年？(《荔枝記》順治 12.051)¹⁸

‘小姐，一棵柳樹為什麼傾倒呢？’

(38) 是做俚說年？(《荔枝記》順治 9.315)

‘是怎麼說呢？’

(39) 當初有乜年？(《荔枝記》順治 15.136)

‘當初有什麼呢？’

(40) 伯卿因乜行到只其段年？(《荔枝記》道光 19.090)

‘伯卿為什麼走到這階段呢？’

這類句子中的疑問代詞即代表疑問點所在，通常疑問點即是特指問句的信息焦點。「年」除了指示命題所表達的事象之外，亦提示聽話者注意其疑問點，如例(37)「一叢柳因乜起倒年」，「年」非但指認確有柳樹因故傾倒，亦促請聽者留意其詢問樹傾之因。由於句中已有疑問代詞，事實上這類句子即使不用「年」，依然表示疑問，「年」僅用於加強語氣。

¹⁸ □殘闕不明，吳守禮(2001c)以一類似「柳」的造字校補。據前後文加以研判，亦當為「柳」。

反詰問句在修辭學上屬於「設問」法，又稱為「激問」，是一種「明知故問」的假性疑問句。說話者利用疑問的形式表達肯定的意見，其語氣通常比陳述句來得強烈。反詰句大都藉由特指問抑或是非問的形式體現，呂叔湘（2004b: 290）說：「反詰實在是一種否定的形式：反詰句裡沒有否定詞，這句話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詰句裡有否定詞，這句話的用意就在肯定。」底下四例均是如此，前兩例採特指問形式，後兩例採是非問形式：

- (41) 伊八，咱是乜話年？（《金花女·借銀往京》363.008）
‘三八，說什麼話呢？’
- (42) 雖是障說，佢捨得阮爹媽養育深恩年？（《荔枝記》順治 21.031）
‘雖是這麼說，怎捨得我父母親的養育深恩呢？’
- (43) 一枝花向好，拗來插，都不忒可惜年。（《荔枝記》萬曆 20.023）
‘一枝花那麼好，摘來插，不就太可惜了嗎？’
- (44) 呵！府差就不使跪建年？（《荔枝記》光緒 34.049）
‘呵！府差就不用跪見嗎？’

如例（42）「佢捨得阮爹媽養育深恩年」，嘴裡說「捨得」，其實要表達「捨不得」之意。例（43）句子裡出現否定詞組「不忒可惜」，實則心意相反，表達的是惜花之情。吳守禮（2001b: 83）在此句末尾標以句號，應即著眼於這個句子不作問詢之用。由此看來，反詰問句的「年」亦不影響語氣的區辨。「年」之所以讓人感覺有致疑的味道，當與句型和語境有關，不屬其語法功能。

再看正反問句。明清戲文裡的正反問句大抵為「S+VP+Neg」構式，VP 表肯定，Neg 表否定，形成正反並列結構。¹⁹黏附於其後的「年」看似以整個句子作為語義指涉的單位，實則「年」僅及於否定詞，例（47）即是一個顯明的例證，他例亦然。

¹⁹ S 代表主語；VP 代表動詞組；Neg 代表否定詞。

- (45) 恁會唱歌**袂**年？（《荔鏡記》嘉靖 19.114）
‘你會唱歌不會呢？’
- (46) （爭笑白）卓兄，恁有豬飼**無**年？（末）有豬飼，卜做乜？（《荔枝記》順治 3.340-341）
‘（爭笑白）卓兄，你有豬養沒有呢？（末）有豬養，要做什麼？’
- (47) 伊人知我是假意，**不**年？（《荔枝記》順治 17.070）
‘她知道我是假意，不知道呢？’
- (48) 伊可知我受苦**不**年？（《荔枝記》道光 30.027）
‘她可知我受苦不知道呢？’

按照吳守禮的句讀，這四例僅有第三例在否定詞之前斷開，不過整體而言，帶「年」的正反問句可能都會在否定詞之前稍事停頓。請看第二例答覆以「有豬飼」，顯然在問句裡「有」字詞組與「無」形成二元對立，「年」附搭在「無」後，指涉沒有豬得以飼養的情況，當也輔助表達語氣。

否定詞「無」、「袂」、「不」與表肯定的 VP 之間時常有其他語詞加以隔開，如例（49）、（50）在肯定詞組後出現語氣詞「那」；²⁰例（51）、（52）在肯定與否定之間出現選擇標記「抑 iah⁸」（俗寫作「啞」或「也」），顯示正反問句其實也是一種選擇問句。試看：

- (49) 只處過去有人家通歇**那**無？（《荔鏡記》萬曆 44.032）
‘這裡過去有人家可以歇息沒有？’

²⁰ 「那」應是借自官話的語氣詞，其生成時間猶有爭議，目前僅可確定使用於唐宋之際，明清時期沿用。例如：

押司娘道：「迎兒，且莫睡則個！這時辰正尷尬**那**！」（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 13）
林保三人等喜之欲狂，曰：「可見小人同二老爺想法何如？是騙老爺不是**那**？」（清·何求《閩都別記》上冊第十一回）

筆者疑心像這兩例的「那」是「呢」和「啊」的合音。

(50) 長解兄，你會食酒那袂？（《荔鏡記》萬曆 44.055）

‘長解兄，你會喝酒不會？’

(51) 啞娘，你只處賞花，可曾憶著許馬上官人啞不？（《荔鏡記》嘉靖 24.127-129）

‘小姐，妳這裡賞花，可曾想起那馬上的官人沒有？’

(52) 店婆，阮行來辛苦，恁有好酒啞無？（《荔鏡記》嘉靖 41.023-025）

‘老闆娘，我走得辛苦，你有好酒沒有？’

由這些戲文用例看來，否定詞「無」、「袂」、「不」當仍代表一個省略的否定詞組，未發展為句末語氣助詞，即令後頭帶上語氣詞「年」，也不能視為語氣詞連用。

總言之，上述各式疑問句尾的「年」，均帶有提示意味，促請聽者注意。由於句子的疑問語氣往往附搭在「年」上頭，所以「年」兼有表達疑問的效果。

2.2.3 祈使句 (imperative sentences)

除了陳述句和疑問句之外，「年」也能用於祈使句式，包括命令、請求、敦促、勸說等語用環境，如同現代共通語的「呢」一樣。（呂叔湘 2004b: 303）下面幾例的「年」皆具強調作用，促請聽話者注意祈使之事：

(53) 娘子你想看年。（《荔鏡記》嘉靖 26.288）

‘娘子，妳想想看呢。’

(54) 著送工錢還阮年。（《荔枝記》萬曆 17.07）

‘要送工錢還我呢！’

(55) 只手帕，送君做古記，殯不見年。（《荔枝記》萬曆 17.072）

‘這手帕，送君當信物，別不見了呢！’

(56) (生)你阿嫂豈有乜話那無?(旦)勿咀著許野姿娘年。(《金花女·借銀回家》404.01)

‘(生)你阿嫂可有什麼話那沒有?(旦)別提起那個臭婆娘呢!’

(57) 來到只處就是,不免來入來去年。(《金花女·劉永迎親》228.003)

‘來到這裡就是目的地,我不免要進去呢。’

祈使句通常用於支配聽話者的行為,主語大部分為第二人稱,如例(53) — (56)所示。例(57)「不免來入來去年」表示個人意願,主語為第一人稱,可視為說話者對自我的祈使。

綜合以上說明,語氣助詞「年」幾乎可用於任何一種句類,突顯出「年」所表的語氣缺乏辨義(*distinctive*)作用。這想來是因為「年」所隱含的「這樣」義用於指示事象(*event*),而幾乎每個自然語言的語句都對應於一個事象。²¹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之外,感嘆句(*exclamatory sentences*)亦未始沒有「年」的蹤跡。感嘆句側重情感的表達,如例(20)「大慷慨年」即符合呂叔湘(2004b: 312-313)所述感嘆句的形式類型。其中的一種類型是含有指示程度的限制詞或指稱詞(如「好」、「多」、「多麼」、「這麼」)加在感嘆中心的形容詞之前,而此例的「大」便是用以修飾形容詞「慷慨」的程度。例(19)「小妹一身命障藍襖年」的「障藍襖」亦可作如是觀,況且這句話充滿自怨自傷之情,個人情緒的抒發本就較為濃烈。再看例(42)「俾捨得阮爹媽養育深恩年」,此語雖表反詰語氣,但因為述及難以割捨的親情,伴以深切感嘆在所難免,將之視為感嘆句亦合乎情理。²²但考量到明清文獻並無標點,再加上校注者因個人理解之故又未必標以驚嘆號,因此我們在判讀劇中人物發話時是否帶有豐沛情感,實難取得具體的標

²¹ 第2.1節「是年、做年」、「假設條件句+NP」、「NP+年」中具述謂性的「年」本身即是指示事象的謂語,而單獨成句的嘆詞並不指涉事象,基本上不加「年」。

²² 呂叔湘(2004b: 311-312)界定「以感情的表達為主要任務的叫做感嘆語氣」,並說明陳述語氣若感情相當濃厚,語調也因之而變,就會變成感嘆語氣;而疑問語氣(尤其是反詰語氣)和祈使語氣更容易附著感情,甚至是很強烈的感情。

準。此故，本文一概依從句型特徵，把「大慷慨」、「障藍襖」之類的例子逕歸至陳述一類，屬描寫句之次類。

2.2.4 語氣詞「年」句式分布統計

下表是針對四部不同版本的《荔鏡記》所作語氣詞「年」的句式分布統計：

表一 明清戲文「年」的句式分布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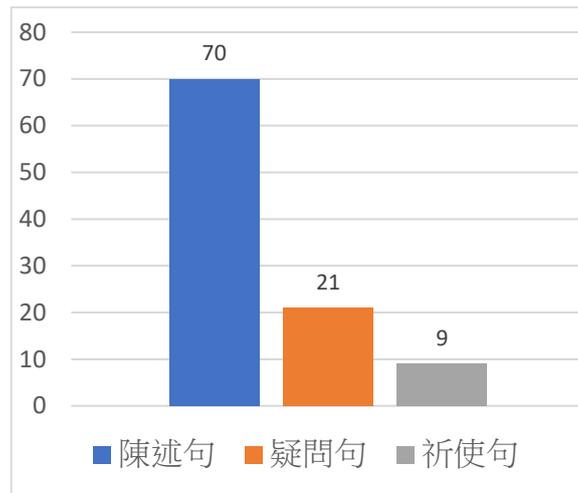
	陳述句	疑問句				祈使句
		是非問	特指問	反詰問	正反問	
嘉靖本	5	1	0	0	2	1
萬曆本	8	0	0	3	0	5
順治本	54	4	5	1	5	4
光緒本	21	2	2	0	2	1
總數	88	7	7	4	9	11
		27				
百分比	70%	21%				9%

首先，從歷時角度來看，「年」充當句尾詞的數量自明代至清代有了顯著的增加，呈現漸進式的語法化動態過程。表中最令人注目的莫過於「年」在順治本中的大量使用，筆者觀察到一個最為顯豁的特點是作為生動描述的摹狀詞語頻頻出現。除卻上文所舉的例句，又如「恁一世人心肝硬恁石砧年，見著銀，軟軟恁綿綿年（咱們一輩子心腸硬得像石砧一樣，看到錢，軟軟又綿綿呢）」（28.067-068）、「我看你都障疼疼伊年（我看你都這麼疼他呢）」（11.179）或「纏纏人年（好煩人呢）」（17.141）。這些用例都在在揭示著「年」即使由謂詞性成分發展為句末語助詞，仍隱約殘留「這樣」的指示義，故經

²³ 本表僅統計「年」充當語氣助詞的用例，至於具述謂性的「年」則未予計入，包括「年」出現在假設條件句的例子以及「NP+年」格式等。

常與描寫性謂語共現。而說話者用以強調自身主觀的感受和看法，促請聽者留意，是為語言主觀化（subjectivisation）特徵的展現。²⁴

再就「年」的句類分布來看，表一顯示明清時代的「年」多用於陳述句，且不論各版本所見，陳述句的數量皆遠超過其他兩類句式：陳述句數 ≥ 疑問句 + 祈使句數。即就佔比而言，陳述句便佔了所有句例的七成之多，茲撮取表一「年」在各句式的百分比，改以直條圖呈現，便能清楚呈現「年」的分布特色。²⁵



圖一 「年」在各句式的佔比

顯然「年」慣用於陳述句，卻又不限於此，其功能不表特定語氣，乃作為指示和強調之用。

²⁴ 沈家煊（2001: 268）統整 Langacker, R. W. 的認知語法和 Traugott, E. C. 的語法化研究，定義主觀性（subjectivity）「是語言的這樣一種特性，說話人在說出一段話的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而「主觀化」是指「語言為了表達這種主觀性而採用相應的結構形式或經歷相應的演變過程」。

²⁵ 本文圖表有關百分比的統計均採四捨五入法取至整數，小數點不予登錄。

3. 日治時期《語苑》的「呢」

在日治時期的臺灣語學雜誌《語苑》中，記錄有閩南語的句尾助詞「呢」。按照其旁的片假名注音讀之，大部分讀為 nih⁸，偶或讀作 neh⁸。「呢」也有注音為 leh⁴的，可能是另一個語氣詞「咧」，使用「呢」作為訓讀字，不屬「呢」本身的音讀。本節引用的例句主要以 nih⁸/neh⁸二讀的「呢」為主，有關「咧」的問題將於第 5 節詳述。

儘管《語苑》和明清戲文所使用的漢字標符有別，但不論就語音、語義或句法特性加以研判，「呢」和「年」都有著極高的同質性。首先，可以看到《語苑》有一類「呢」虛化程度尚淺，猶帶鮮明的述謂性。其次，另有一類「呢」虛化程度較高，可用於各種句式之末，輔助語氣的表達。簡言之，這兩類用法與前節的「年」可謂大同而小異。

3.1 述謂性的「呢」

《語苑》有一習用的套語「要呢」，意指「要做什麼」，用於詢問用途、目的或原因，例如：

(58) 買彼**要呢**? (《語苑》二十八 8-3-9)²⁶

‘買那個要做什麼?’

(59) 好的、人攏提去了，剩彼醜的**要呢**? 我無愛。(《語苑》二十五 8-5-4)

‘好的，人家都拿去了，剩下那醜的要做什麼? 我不要。’

(60) 尋我**要呢**? (《語苑》七 1-17-9)

‘找我做什麼?’

(61) 笑**要呢**? (《語苑》十三 10-25-5)

‘為什麼笑?’

²⁶ 括號內國字數字小寫代表《語苑》的卷數；阿拉伯數字依序代表期號、頁數和句數。

「要呢」的結構模式同於明清戲文的「是年」，以「要」為動詞，「呢」屬其謂詞性賓語。在現今教育部所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仍收錄此語，寫作「欲呢」，「呢」讀為陽平調，應是疑問句調附搭其上所致，不過，事實上「欲呢」在日常會話中已鮮為人用。

談到述謂性，則不得不舉「NP+呢」構式的例子，「呢」兼有謂語和語氣詞雙重性質。「NP+呢」常用於對比的語境，如例(62)、(63)都是先敘明自身的情狀，再詢問對方如何，與上文例(14)「醉了，恁年(我醉了，你呢)」的用法並無二致。再如例(64)是說話者得知某頂帽子的價格之後，進而詢問眼前這一頂的價格。「呢」都表有「情況如何」或「怎麼樣」之義，試看：

(62) 我食飽喇，尚你呢？你食未？（《語苑》二十五 9-7-2）

‘我食飽啦，那你呢？你吃了沒？’

(63) 我要去派出所，汝呢？（《語苑》十八 12-27-2）

‘我要去派出所，你呢？’

(64) 此頂呢？（《語苑》十八 6-32-4）

‘這頂呢？’

(65) 在開花彼欖呢？（《語苑》三十 7-73-9）

‘在開花那棵呢？’

(66) 你在講蠢話。你十二元是還我利錢，尚母銀呢？（《語苑》二十八 7-69-3）

‘你在說傻話。你十二塊是還我利息，那本金呢？’

另有「呢」見於假設條件句之後，詢問如果該條件成立則必須如何因應。這種例子的特殊處在於，條件分句後直接接一個「呢」而沒有結果分句，「呢」大略相當於結果分句的地位，不僅表現語氣，且帶有述謂性。整個句子所含蘊的完整語義是「如果……，怎麼樣」或「如果……，怎麼辦」，例如：

(67) 倘採仔遇著西北雨呢？...。(《語苑》二十 8-22-1)

‘萬一遇到雷陣雨呢？’

(68) 倘採仔當時要結穗的時候有做風颱呢？(《語苑》三 12-28-8)

‘如果正當要結穗的時候颱風來了呢？’

以上三種用法的「呢」猶保留若干實義，用以詢問做什麼、怎麼樣或怎麼辦，與典型的語氣助詞猶有一段距離。

3.2 句末語氣助詞「呢」

《語苑》雜誌充當語氣詞的「呢」主要分布於陳述句和疑問句，尤以後者居多。值得注意的是「呢」幾乎不用於祈使句，即使訓讀為「呢」，其語音亦標示為 *leh*⁴，恐與其他來源有關，不屬於明清戲文「年」相承而下的用法。

3.2.1 陳述句

正如同「年」常用於描寫句一樣，「呢」也用在比況類的描寫句。下面幾例都是對事物本體進行譬喻，以喻詞和喻體來描摹事物的性質。句尾的「呢」除了表示鋪張的語氣，亦帶有指示命題所述情狀的意味，如例(69)「準鬼呢」可釋為「就像鬼呢」，實則暗含「就像鬼這樣」的意思，試看：

(69) 準鬼呢。(《語苑》十九 4-4-10)

‘就像鬼呢。’

(70) 若蚊在吼呢。(《語苑》十九 4-4-3)

‘像蚊子在叫呢。’

(71) 薄恰若紙呢。(《語苑》十九 4-4-5)

‘薄得像紙呢。’

(72) 你粧到如此成成成，那西洋人呢。(《語苑》三十 5-14-9)

‘你妝化得這麼像，就像西方人呢。’

(73) 日月親像在流水一般呢。(《語苑》十九 6-54-6)

‘日月好像水在流一樣呢。’

此外，某些句子中若有程度副詞修飾形容詞的生動描述語，抑或對於事物性狀的諸多形容，這時「呢」主要輔助語氣的強調，同時兼具指示該情狀的效用，例如：

(74) 一下看就能知按怎改良、按怎發達、按怎進步、加添咱人的智識若仔多呢。(《語苑》二十八 8-18-5)

‘一看就會知道怎麼改良，怎麼發達，怎麼進步，增進我們的智識多麼多呢。’

(75) 此處看見有較狹呢，打算敢著恁來去彼邊較潤的所在。(《語苑》二十一 3-15-3)

‘這裡看來比較狹窄呢，我想應該帶去那邊比較寬闊的地方。’

(76) 阮葬的是做東向西水流東北、看大石尖的呢。(《語苑》二十八 1-79-3)

‘我葬的是東西向、水流向東北、看大石尖方向的呢。’

例(74)偏正詞組「若多(多麼多)」的「若」加了助詞「仔 a」，口氣益顯誇大，其後的「呢」既有助於語氣的強化，又使得該情狀獲得了突顯。例(76)是關於「墓地取締」的會話，受取締者申明他所築的墳墓是「做東向西、水流東北、看大石尖的」那一門，請警員別搞錯了，「呢」語帶強調，以取信於人為目的。

還有一些「呢」用於表說明或判斷的句式，意謂「事情就是這樣」。「呢」隱約的指示意涵，既突出句中的信息焦點，亦重複加強了肯認的語勢，例如：

(77) (道)可以算做天下最通行的道路呢。(《語苑》二十五 3-66-5)

‘(道)可以算做天下最通行的道路呢。’

- (78) 要去郡役所的路、不是此條路呢。(《語苑》十八 8-34-3)
‘要去郡役所的路不是這條路呢。’
- (79) 我無欲與汝去，被人不知叫是做剪鈕呢。(《語苑》二十 3-35-1)
‘我不要跟你去，讓人不知道以為是小偷呢。’
- (80) 你的工場是怎樣，到此月日休業一年以上呢！（《語苑》二十七 2-12-2）
‘你的工廠怎麼了？到此刻休業一年以上呢！’

例（77）極言「道」「是天底下最為通行的道路」；（79）強調被他人「誤認為竊賊」的顧慮；例（80）透露說話者認為「休業一年以上」非比尋常，顯然「呢」均語帶鋪張。相對地，可考量例（78）若少了「呢」，則語氣平緩許多，對於「並非此路」信息的強調即宣告消失。

3.2.2 疑問句

在《語苑》裡，「呢」用於疑問句的比例明顯比陳述句高出許多，此其與明清戲文「年」最大的差別所在。再者，就疑問句而言，「呢」又以出現於特指問為大宗。根據這兩項指標來看，「呢」實有從陳述句向疑問句靠攏的趨勢。以下依是非問、特指問、反詰問、選擇問的使用情形逐一說明。

是非問句的「呢」，大都是說話者用來確認自己的預設，如例（81）、（82）「呢」皆表「事情是這樣嗎」：

- (81) 傑仔、敢尚有另外名呢？（《語苑》十八 10-31-4）
‘阿傑，難道還有其他名字是嗎？’
- (82) 儘採人可運動呢？（《語苑》十九 6-3-10）
‘任何人（都）可以運動是嗎？’

特指問句利用疑問代詞「甚麼」、「何（哪）」、「怎樣」、「按怎（怎樣）」來提出疑問點，底下諸例依序詢問地點、辦法、樣式、原因、實情及哪一種

物品等等：

- (83) 此幾日汝攏無來我兜、是去何位仔去呢。(《語苑》二十 5-27-1)
‘這幾日你都沒來我家，是到哪裡去呢？’
- (84) 看四邊無厝可閃雨、要怎樣呢？(《語苑》二十 8-22-5)
‘看四面沒有房舍可躲雨，該怎麼辦呢？’
- (85) 更再看蜘蛛的生活是甚麼款呢？(《語苑》二十 3-49-3)
‘再看蜘蛛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呢？’
- (86) 這是甚麼理由呢？俾我想沒了解。(《語苑》二十八 10-71-1)
‘這是什麼原因呢？讓我想不通。’
- (87) 其實不是如此，按怎呢？(《語苑》三十 8-45-10)
‘其實不是這樣，怎樣呢？’
- (88) 攏是用甚麼色料呢。(《語苑》二十 5-28-2)
‘都是用什麼色料呢？’
- (89) 甚麼是做衫褲的材料呢？(《語苑》二十五 4-26-6)
‘什麼是做衣褲的材料呢？’

這些例子的「呢」主要提請聽者注意其疑問點，同時也輔助疑問語氣的表達。

再看反詰問句。比較特殊的是《語苑》使用「呢」作為反問的例子，大多採用特指問的形式，少用是非問句，下列唯第五例屬是非問的形式：

- (90) 生鳥咧，我豈可為汝鬪串木屐耳呢。(《語苑》二十五 3-60-3)
‘(粗語)，我怎麼可以幫你一起穿木屐耳呢？’
- (91) 趁都沒得過日、豈可能發財呢？(《語苑》十九 1-19-9)
‘工作都無法度日，怎麼可能發財呢？’

- (92) 你不可亂講、那有請先生三餐寫免食魚肉免食茶酒亦好呢？
（《語苑》二十五 10-45-10）
‘你不可以亂講，哪有請老師三餐，寫免食魚肉免食茶酒也好呢？’
- (93) 彼亦有，無人客做陣來是有，阮那敢共伊叫趁食查某呢？（《語苑》二十七 5-12-4）²⁷
‘哪有，和客人一起來的是有，我哪敢替他叫應召女呢？’
- (94) 食鴉片、能損害自己的身命、汝不知呢？（《語苑》十八 3-17-6）
‘吸食鴉片會損害自己的性命，你不知道是嗎？’

至於「呢」出現於選擇問的例句甚少，且集中在《語苑》幾個零星的卷號裡；而正反問則幾乎不用「呢」，即便有也是採用選擇問的形式。例如：

- (95) 大家要做一下翕、抑是要隨人翕呢。（《語苑》十六 7-22-8, 7-23-1）
‘大家要一起拍，還是要各自拍呢？’
- (96) 今仔日要修嘴鬚，抑是要剪髮呢。（《語苑》七 1-8-1）
‘今天想修鬚子，還是要剪髮呢？’
- (97) 如此不知好抑是不好呢。（《語苑》七 8-52-4）
‘這樣不知道好還是不好呢。’

例（97）「知」的賓語「好抑是不好」係採用選擇問形式的正反問句。除了這個例子之外，在《語苑》中實難找到像明清戲文「恁會唱歌袂年」、「恁有豬飼無年」或「伊可知我受苦不年」等帶「年」的正反問句。事實上，《語苑》不乏同類型的「VP+Neg」構式，如「壓此能痛沒（壓這裡會痛嗎）」（三十一-52-8）、「有影無（真的嗎）」（五4-55-3）、「咱來去市場買菜好不（咱們去市場買菜好嗎）」（二十一-46-1），然而它們卻不像早期戲文一樣，可再後接一個語氣詞「呢」。「呢」與「沒」、「無」、「不」互斥的現象暗示「沒」、

²⁷ 「無人客做陣來」的「無」注音為 kah⁴，當為筆誤，按《語苑》的書寫慣例應寫作「與」。

「無」、「不」可能有語助詞化的傾向，接近於共通語的「嗎」。

3.2.3 「呢」三種標音形式用例統計

以上說明「呢」在陳述句和疑問句的用法。根據《語苑》在漢字旁的片假名注音，「呢」大多標示為 nih⁸，少數為 neh⁸，另外還有標注為 leh⁴。neh⁸當是 nih⁸的異讀，²⁸而 leh⁴不屬 nih⁸的音變形式，在他處或以「咧」作為標符，乃其他來源的語氣詞。本節隨機選取近七卷（共 79 個號次）句尾詞寫作「呢」的用例，針對不同的標音形式進行句式分布的統計，詳見下表：²⁹

²⁸ 第一節「前言」記述「呢」在今日廈門和漳州話中都有 ni 和 ne(ne)兩讀，在臺灣也是類似的情況。請參見下文表四，據女性發音人（壯 A）表示，句 3 和句 9 的「呢」，nih⁸和 neh⁸兩個音讀皆可。

²⁹ 「呢」在本節所調查的卷數中並無用於選擇或正反問之例，故不列入計算。

表二 《語苑》nih⁸、neh⁸、leh⁴的句式分布

		陳述句	疑問句			祈使句 和其他 ³⁰
			是非問	特指問	反詰問	
17 卷	nih ⁸	5		9	5	
	neh ⁸				1	
	leh ⁴	4		2		4
18 卷	nih ⁸	2	2	7	1	
	neh ⁸				2	
	leh ⁴	4				2
19 卷 ³¹	nih ⁸	4	1	2	2	
	neh ⁸			4	1	
	leh ⁴	16		2		5
20 卷	nih ⁸	4		11		
	neh ⁸			1		
	leh ⁴	2		1	1	12
25 卷	nih ⁸	3	1	7	2	
	neh ⁸			2	1	
	leh ⁴	6			1	11
27 卷	nih ⁸	2		5	1	
	neh ⁸					
	leh ⁴			1	1	2
28 卷	nih ⁸	4		7		
	neh ⁸					
	leh ⁴					1

表中空格未標示數字者，代表例句闕如。將 nih⁸、neh⁸ 和 leh⁴ 在各式的例句數加總起來，可得下列表三的數目。加灰色網底者代表其在各句式的佔比，由於 neh⁸ 為 nih⁸ 的異讀，故與 nih⁸ 合併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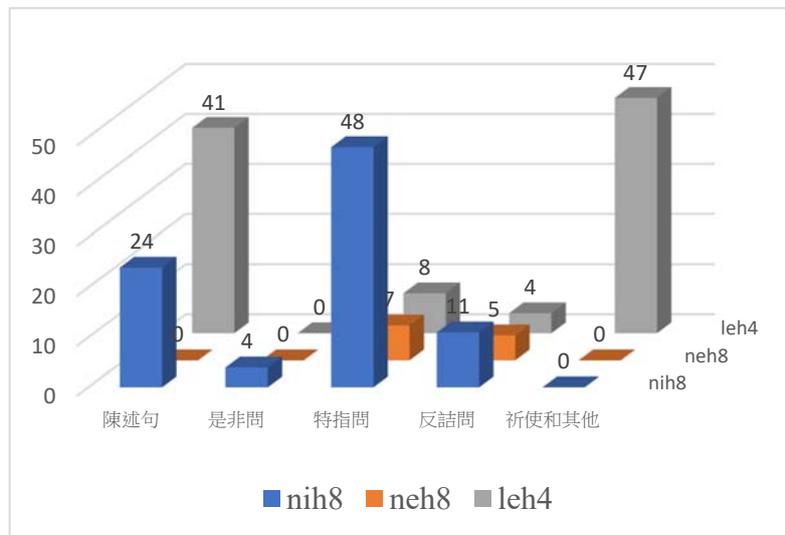
³⁰ 祈使句末的「咧」有著複雜的來歷，其中一大部分充當句末語氣詞，另外還可能包括持續體標記「leh⁴」及嘗試體「一下 tsit⁴ e⁰」的縮合形式「leh⁴」。關於「咧」的議題，筆者將另以他文發表。

³¹ 因「台語文記憶」網站所收《語苑》十九卷的數位化影像檔，僅及於 1-7 號，第 8 號以後未收，故此只統計前七號的用例。

表三 《語苑》 nih⁸/neh⁸ 和 leh⁴ 在各句式的總數和佔比

	陳述句	疑問句			祈使句 和其他	總例 句數
		是非問	特指問	反詰問		
nih ⁸	24	4	48	11	0	99
	24%	4%	48%	11%	0%	
neh ⁸	0	0	7	5	0	
	0%	0%	7%	5%	0%	
leh ⁴	32	0	6	3	37	78
	41%	0%	8%	4%	47%	

試將 nih⁸/neh⁸ 和 leh⁴ 在不同句式的佔比，進一步以立體直條圖呈現，則可看出不同語氣詞之間此消彼長的情形（見圖二）：

圖二 《語苑》 nih⁸/neh⁸ 和 leh⁴ 在各句式的佔比

回顧第 2 節明清語氣詞「年」的句式分布，用於陳述句的比例高達七成，而見於疑問句的比例只佔兩成，且不集中於某種特定的疑問句（請參看表一和

圖一)。這裡圖二清楚顯示日治時期《語苑》的「呢 nih⁸/neh⁸」起了顯著的變化：

- 一、「呢」在陳述句的使用比例大幅下降，未達兩成五。
- 二、「呢」改而常用於特指問句，特指問的佔比即為陳述句的兩倍之多。
- 三、「呢」不再用於祈使句。
- 四、反詰問句的比例有所提升，似乎預示了後來「呢」的演變。

另一方面，我們發現「咧 leh⁴」也有四項使用上的特點，與「nih⁸/neh⁸」大致呈現互補分布：

- 一、「咧」用於陳述句的比例比「呢」高出許多。
- 二、「咧」甚少用於特指問句，而「呢」用於特指問的比例遠高於「咧」。
- 三、「咧」經常用於祈使句。
- 四、「咧」不用於是非問句。

透過「nih⁸/neh⁸」與「leh⁴」的比較，可以得知「nih⁸/neh⁸」的分布變化與另一語氣詞「leh⁴」的頻繁使用密切相關。「咧」主要用於陳述句和祈使句，當「咧」大幅用於陳述之時，勢必排擠「呢」的表述功能，於是「呢」轉而側重於表示疑問，此當為內部語法系統的自然調節，下面兩例甚能彰顯「呢」和「咧」的分工情形：

(98) 聽人講、是慢分咧。不知能慢幾分呢？（《語苑》十九 3-40-11, 3-41-1）

‘聽人家說是慢分呢！不知道會慢幾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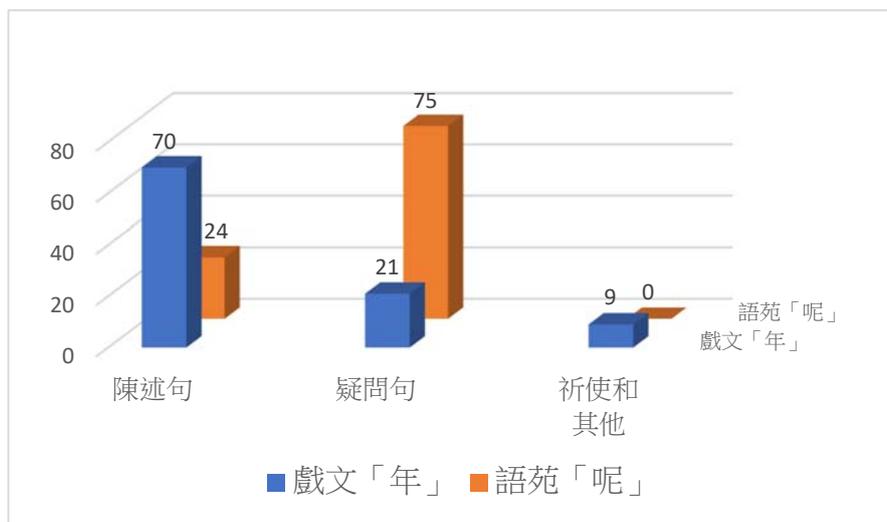
(99) A：不知到何當時、各個就較有閑呢？

B：在我打算、更一月日就較有閑咧。（《語苑》二十八 5-56-7, 9）

‘A：不知道到什麼時候，各位就比較有空呢？B：在我看來，再一個月就比較有空呢！’

這兩例的「呢」依序標音為 neh^8 和 nih^8 ；「咧」都標音為 leh^4 ，清楚展現「呢」側重於致疑而「咧」偏重於陳述的分野。細看「咧」用於陳述之例，一是表說明的判斷句，一是句中含有程度副詞修飾的形容詞組，這都是原先「呢」經常出現的句法環境，足見「咧」漸有取代「呢」的跡象。

順著歷史的軌跡，摘引圖二《語苑》的「呢 nih^8/neh^8 」與圖一明清戲文的「年」相對照，即可清楚看出「呢」系語氣詞在句式分布上的盛衰更迭。再以圖表呈現如下：



圖三 明清戲文的「年」和《語苑》的「呢 nih^8/neh^8 」

圖中最高聳的兩個長方體莫過於「呢」系語氣詞由陳述句往疑問句的偏移。這樣的句式轉化肇因於句法系統中多了一個與「呢」相競逐的「咧」，於是形成「呢」多用於致疑，而「咧」常用於陳述和祈使的句法新格局。

4. 今日臺灣閩南語的「呢」

時至今日，我們已能實際考察「呢」的確切音讀。《語苑》所見的句尾詞「呢」現在讀作促聲中平調 nih^{33} 或 neh^{33} （即第 8 調的陰入調）。 nih^{33} 的音讀在臺灣已不算普遍的存在，主要分布於南部地區，自嘉義以南至屏東一帶可以說保留得相對完整。³² 筆者選取臺南市作為調查樣本，發現 nih^{33} 的讀法具有明顯的世代差異：約莫六十歲左右的臺南人，使用 nih^{33} 的頻率較高；在二三十歲的年輕族群中， nih^{33} 的使用場合相對受限。當然，即使是壯年人口， nih^{33} 的使用比例也會因為性別、教育和社會化程度等因素而有所增減，但我們在幾位壯年受訪者口中，猶能發現一些有如日治時期《語苑》「呢」的影跡。比如特指問句「到底有啥怨恨呢」、「毋知會慢幾分呢」、「伊哪會此爾成功呢」以及陳述句「薄甲若紙呢」間或有讀作 nih^{33} 的情形。甚至還有一位受訪者把「你的帽子呢」的「呢」讀為 nih^{33} ，這在一般讀為 neh^{33} 或 leh^{32}/neh^{32} 的大環境中顯得極為特殊。重要的是，這四位發音人在是非問句和反詰問句的部分最能取得一致的調查結果，如「你想欲食呢（你想要吃是嗎）」、「欲食土呢（難道叫我們吃土嗎）」、「啞巴呢（你是啞巴嗎）」均讀為 nih^{33} ，毫無例外。

同樣的情況也反映在年輕一輩。筆者陸續訪問七位青年，他們在上述三個是非問和反詰問的例子也都能夠取得共識，皆讀作 nih^{33} 。然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除此之外，其他句式的例子絕少讀作 nih^{33} ，顯然， nih^{33} 的句式分布範圍大為縮減。這些年輕人多數反映語氣詞 nih^{33} 常用於挑釁、反擊、責罵或挖苦對方的場合，往往伴隨著個人負面的情緒，加重語氣。

³² 這些南部縣市或有零星鄉鎮不大使用。中部縣市如彰化、雲林也有若干區域確定用 nih^{33} ，但北部則相對較少，詳細分布情形還有待進一步踏查。

為了了解日治時期的會話在今日能否適用，筆者擷取若干《語苑》的例句進行測試。³³另外，為了合乎語言實際，筆者也從平素耳目所及援引了幾個例子，組成表七的各式句類：1、2 代表陳述句；3、4、5 代表特指問句；6、7、8 代表是非問句（其中 7、8 兩句作反詰之用）；9、10 則是以特指問形式作反詰之用；11、12 為祈使句。這些例句雖然為數不多，在統計學上不具太大意義，但偏重於質性的分析，猶能呈現當前句尾詞發展的大致走向，以供後續大規模調查作為參考依據。下表著錄的是三位壯年發音人和三位大學生在句末語氣詞上的實際表現：（nih³³以網底標示；neh³³外加框線；leh^{32/21}或 neh^{32/21}不另加符號）

³³ 《語苑》之例為訪問之便或有稍事改寫，見表四第 2、3、4、5、9、10、12 句。

表四 不同世代在句尾詞上的發音表現³⁴

		壯 A	壯 B	壯 C	青 A	青 B	青 C
1	我想欲吐啊呢！	neh ³³	neh ³³	neh ³³	leh ³²	neh ³³	neh ³²
2	若蚊咧吼呢！	neh ³³	neh ³³	leh ³²	leh ³²	neh ³²	neh ³²
3	到底有啥怨恨呢？	nih ³³ / neh ³³	neh ³³	neh ³²	leh ³³	neh ³²	leh ²¹
4	毋知會慢幾分呢？	nih ³³	neh ³³	neh ³²	leh ³²	neh ³²	neh ³²
5	我叫你去注射，你 哪會無去注呢？	neh ³³	neh ³³	neh ³³	leh ²¹	neh ³²	leh ²¹
6	你想欲食呢？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7	欲食土呢？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8	啞巴呢？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nih ³³
9	趁都無通過日，哪 有通好發財呢？	nih ³³ / neh ³³	neh ³³	neh ³³	neh ³³	neh ³²	leh ²¹
10	請你一頓哪有要緊 呢？	neh ³³	nih ³³	neh ³²	neh ³²	neh ³²	leh ³³
11	你想看覓呢！	neh ³³	neh ³³	leh ³²	leh ³²	neh ³²	leh ²¹
12	錢著還阮呢！	neh ³³	neh ³³	neh ³³	leh ³²	neh ³²	leh ²¹

此表清楚反映讀得最為齊整的莫過於 6、7、8 的 nih³³。已知日治時期紀錄顯示「咧 leh³²」從不用於是非問句（見圖二），換言之，是非問句這個區塊是「咧」難以侵入的領地；直到今日，是非問句「你想欲食呢」仍讀作 nih³³，

³⁴ 表格中 nih³³/neh³³代表受訪者認為兩可。

而以是非問形式表現的反詰問句，如「欲食土呢」、「啞巴呢」也都讀 nih³³。此外，根據本表可知，nih³³在壯年人口常讀為語音變體 neh³³，比例或有參差。壯 A 和壯 B 分別為 62 歲的女性和男性，其句尾助詞都讀平調，屬「呢」的調位；相對地，在三位年輕人口中多改讀為降調，無論是讀中降調 32 或低降調 21，均屬「咧」的調位（相當於第 4 調的陰入調）。³⁵表中的壯 C 是一名 54 歲的男性，其發音表現甚能代表兩個世代之間的過渡：除了固有 nih³³的音讀之外，其讀為平調和降調的比例為 4:5，顯示在壯 C 的口裡「咧」已是個常用的語氣成分。

根據平調和降調的調值之差，原則上可以將語氣詞「呢」和「咧」區分開來。「咧」leh³²在語流中不免受到前詞鼻音韻尾的同化而有 neh³²的音變形式，請參看句 3、4、10 壯 C 的表現，³⁶不過，這似乎與個人的發音習慣更為相關，如青 B 即慣用 neh³²，青 C 則常用 leh²¹，反映出 leh³²的聲母‘l-’與‘n-’為自由變體（free variation）的關係。³⁷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讀為中平調的 neh³³易發生邊音化的現象（青 A 和青 C 在特指問句各有一例讀為 leh³³），這顯示在使用 neh³³、leh³²兩可的特指問句式中，‘n-’亦經常與‘l-’混用不分。³⁸

表四還有一個現象值得留意。在祈使式（句 11、12）的部分，壯 A 和壯 B 皆讀作中平調 neh³³，壯 C 也有一例。參照圖二的分析，《語苑》「呢 nih³³/neh³³」基本上不用於祈使，足見就壯年人而言 nih³³的異讀 neh³³有擴張到祈

³⁵ 參見李櫻（1999: 183）。

³⁶ 可比較壯 C 在第 2 句和第 11 句的發音表現。由於 leh³²的前詞非帶鼻音韻尾，則聲母不讀鼻音。

³⁷ 李櫻（1999）表示，le 與 ne 為同一個語尾詞 le 的變體（variants），絕大多數讀為低降調 [21]或中降調[32]，前者標示為 le3/ne3；後者標示為 leh/neh。文中附注說明 leh/neh 相當於第 4 調，帶有喉塞尾。筆者認為 le3/ne3 的喉塞尾即便不明顯，考量其語音無法延長之故，仍應劃歸 leh⁴/neh⁴的調位。該文又表明[21]調或[32]調都是 le/ne 的音調變體（pitch variants），在言談語用上兩者或有差別，後者尤其用於提請聽者的注意。筆者推測這是因為[32]調比[21]調調值來得高，在語氣表現上原本就比較具有強化的效果。

³⁸ 「呢」系語氣詞鼻音聲母的邊音化應是一種常見的語音演變，請參看「前言」林華東（2008）記錄泉州話語氣詞「呢」即讀為「li⁵⁵」。

使句類的趨勢，也就是說，縱使 nih^{33} 適用的語境大幅限縮，但是帶有強調作用的 neh^{33} 卻成為一種次強勢的音讀，在陳述句、特指問句（包括用於反詰）和祈使句，壯年人使用的比例仍高，而年輕人亦偶見使用（或讀變體 leh^{33} ）。

整體來看，青年人使用 nih^{33} 和 neh^{33} 的比例較之壯年人還是少了大半，表七具體而微地揭示臺閩語語氣詞系統逐步走向「呢」弱而「咧」強的軌跡。舉一個生活實例「飯若食袂落去呢」，這句話在泉州方言讀作「呢 li^{55} 」（見前言），而在臺南發音人口中，有越來越多讀為句尾詞 $leh^{32/21}$ 或 $neh^{32/21}$ 的傾向，「呢」的勢力弱化再顯然不過。³⁹ 根據以上調查可知，「呢」的代表性音讀 nih^{33} 非但有地域上的限制，甚且在交際時限縮於某些特定語境：大多用於是非問句，說話人以之求證自己預設的命題；或者作為反詰之用，以達到噓人的目的。另有可能是出現於「按怎呢（怎樣啊）」等挑釁式的固結詞組，除此之外，在年輕世代的口中要聽到 nih^{33} 的機會已漸次減少了。

5. 語氣助詞「呢」探源

由於現今閩南語語氣詞「呢」在臺灣的地域分布並不普遍，這使得我們疑心「呢」的使用是否侷限於某種腔調來源，比如漳州腔或泉州腔。本研究溯及明清《荔鏡記》等戲文中的「年」，這些戲文所用的方言大抵都是潮州話、泉州話，抑或兩者合用，因此，句尾詞「年」是否即體現潮州話和泉州話的方言特色而不屬於漳州話？我們發現二十世紀前期臺灣話文獻《語苑》在第十四卷的五個號次中，有一連載的篇什〈雞肋雜抄〉，其下特別註明是漳州音，出現有「呢」字例句如「縛要呢 ni^2 」（11-35-5）、「包樹仔根要呢 ni^2 」（8-22-11）、「此支呢 neh^8 」（7-19-10）和「干乾彼二穰而已呢 nih^8 」（8-23-3）等，可資證明上文第3、4節所述「呢」的各式用法並非泉腔所獨有，亦

³⁹ 審查人之一好奇「假設條件句+年」和「NP+年」在今日臺灣閩南語的使用情形。「飯若食袂落去呢」即是個相當於「假設條件句+年」構式的例子。又筆者以「你的帽子呢」代表「NP+年」格式詢問（見表四）六位發音人，大抵只有壯A女性發音人讀 nih^{33} ，但隨即又發出 neh^{33} 或 leh^{32} 的讀音，並表示三種皆可說，足見「NP+年」的 nih^{33} 亦趨式微。

當用於漳系。

閩南語「呢」的前身即是明清戲文所見的「年」，聲韻皆能對當。「年」可能借自官話，至於何時傳入，根據目前僅有的資料加以研判，最晚可推至明代。它和現代共通語的「呢 ne^0 」應是同源詞，最初的語源可追溯至上古漢語的「爾」。「爾」是個假借字，用來標示表「如是」、「如此」義的合音成分。這個合音成分在先秦已作語氣詞使用，見於陳述句或疑問句尾輔助表達語氣（楊樹達 1978: 466-468，周法高 1972: 151-155）。到了晚唐五代，「爾」字歷經了語音上的變化，已不符合該語氣詞的音讀，故而改用「嚮」（或「你」、「尔」、「尼」）作為標符。「嚮」，《廣韻》上聲止韻：「乃里切，指物貌也。」，《玉篇》：「尼止切，指物貌。」⁴⁰準此，「嚮」的音讀當為 ni 。約莫在元代以後，此一助詞又改寫作「呢」（太田辰夫 2003: 330-333，江藍生 2000: 32-35，曹廣順 1995: 151-160）。爾後，「呢」在共通語又經歷韻母部分的央元音化；在閩南語，「呢」則仍舊保留 ni 的讀音。

《語苑》所示閩南語「呢」、「咧」兩系之間的糾葛，其實在近代漢語亦曾搬演過。據呂叔湘（2004a: 58-64）表示，唐宋俗語出現一組新興的語氣詞，包含「在裏」、「在」和「裏」（或寫作「哩」），都是「申言之辭，以祛疑樹信為用」，所表示的語氣大致與今語的「呢」相當，「呢」即「哩」之變形。由此可知，當「爾」系語氣詞在漢語史中沿用不輟的同時，於近代又產生了另一功能與之相類的「裏」系語氣詞。「裏（哩）」來自處所介詞組「在裏」的語法化和簡化，起初用於陳述句，在元明以後又進而擴展至疑問句。到了現代漢語，不論是「爾」系或「裏」系語氣詞都由「呢」來表達，因此「呢」算是一個多源性的語氣詞（蔣紹愚 2017: 326-331，何文彬 2018: 69-73）。

根據早期戲文的證據，我們得以確知語氣詞「呢」自官話借入閩南的時間絕不晚於明代，而「咧」的生成卻是極為晚近的事，至少在明清戲文裡未曾看到此一成分，遲至《語苑》始見其例。「咧」恐非來自於共通語的借詞，

⁴⁰ 轉引自曹廣順（1995: 156）。

而是閩南語語法系統自行生成的產物。從比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其形成過程與漢語早期白話的「裏（哩）」屬於平行發展關係。有關「咧」語源及來歷，近來學界傾向從明清戲文尋找歷史證據，逐步凝聚共識，認定「咧」應是從表處所的介詞結構「在只／許處（在這／那裡）」語法化和簡化而成，**leh⁴**為處所詞「處」的弱讀形式（曾南逸、李小凡 2013，連金發 2015，陳曼君 2017）。⁴¹

當前考究「咧」如何生成的著作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咧」表持續體的用法，而這樣的用法泰半出現在祈使句。相對而言，共時語法研究則比較關注「咧」充當語氣詞的層面，一甲子之前，黃丁華（1958）即指出這個語氣詞作為陳述之用時，有申明「是這樣」的語氣。如此看來，「咧」和表事象如此的語氣詞「呢」，在語義和語氣上確有相近之處。可想而知，當它們共存在一個平面語法系統裡，勢必引發競逐或分工的後續效應。我們從《語苑》看到「咧」用於陳述句的比例比「呢」還高（見圖二），體現其「以祛疑樹信為用」的特質。「呢」受其侵略，轉而常用於疑問句。如今，「咧」又復大舉入侵至疑問句範疇，使得「呢」的讀音 **nih³³** 逐步退守到是非問的語境，而在臺灣許多地區又幾已不用。筆者嘗試推想其消殞的經過，可能是因為 **nih³³** 的使用環境過於窄化，再加上方言系統中另有語氣詞「嗎 **ma⁷**」、「**hioh⁴**」，抑或附加問句「是毋 **si⁷ m⁷**」、「是無 **si⁷ bo⁵**」、「著毋 **tioh⁸ m⁷**」、「著無 **tioh⁸ bo⁵**」等形式可用以反問或確認說話者的預設，因而致使「呢 **nih³³**」的音讀在臺灣不復周遍存在。試看下列臺灣閩南語電視劇的對白，句尾的「**hioh**」、「嗎」、「是毋」的語用功能可以說與 **nih³³** 大致相當：⁴²

⁴¹ 「在只／許處」的「在」應當是「著 **ti⁷**」的訓讀字；「處」也是個訓讀字，原本可能讀為 **te³**，因虛化而舒聲韻母促化為 **teh⁴**，而後又濁化為 **leh⁴**，故此標寫作「咧」。連金發（2015：262）曾引述鄭張尚芳（1995）的觀點，說明「處」舒聲促化是語音弱化的伴隨現象。

⁴² 這幾則用例引述自大愛電視臺「大愛劇場」的連續劇對白。《呼叫223》首播於2007年4月17-20日；《我在，因為你的愛》的首播時間為2006年8月11-31日；另外，《四重奏》則在2003年6月28日-8月7日播映。

(100) 人佇問你幾歲，袂應 hioh？（《呼叫 223》第二集，上午 01:07:00）

‘人家在問你幾歲，不會應嗎？’

(101) 我哪會看你最近定定腹肚疼，你是食歹物件嗎？（《我在，因為你的愛》第六集，93 分）

‘我怎會看你最近常常肚子疼，你是吃壞東西嗎？’

(102) 你捌 in 是毋？（《四重奏》第三集，10 分）

‘你認識他們是嗎？’

既然方言系統中還有這些可供替代的成分，功能過於窄化的 nih³³便因而失去非存在不可的理由了。

6. 結語

本文從問題意識出發，探討主要流行於臺灣南部地區的疑問語氣詞「呢 nih³³」的身世與流變。透過實際田調發現，「呢」的使用存在著明顯的世代差異，壯年人口用得較多，而青年人士則使用有限。「呢 nih³³」最為根深柢固、沒有差異性的用法是運用於是非問句，以及藉由是非問形式表達的反詰問句。前者旨在求證說話者預設的命題，表有「是這樣嗎」的意思；後者雖為疑問句式，但意不在詢問，而是指責，多為負面表述，語氣嗆辣，令人難以招架。「呢」的語氣基調本就偏於誇張，當 nih³³一讀的使用範圍限縮之後，其音變形式 neh³³仍或多或少用於加重語氣的場合。

過去已有學者指明閩南話語氣助詞「呢」的意義是說話人預設一個命題，提請聽話人注意。本文認為「呢」之所以有提請注意的意味，關鍵在於保留詞彙本有的指示語義特徵，具突出句中焦點的作用。由於這樣的徵性在語氣類型上並不具有區辨作用，故而「呢」在現今閩南語中（如泉州話）得用於各類句式，只是在臺灣不復如此罷了。

事實上，早在明清時期「呢」即逐漸在閩南語中活躍起來，當是移借自

官話系統，最早的語源可追溯至古漢語的指示代詞「爾」。早期閩南戲文顯示「呢」所出現的句式包括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和感嘆句，尤以敘實為主；日治時期的臺灣語學雜誌《語苑》反映「呢」用於陳述句的比例下降，轉而多用於致疑，這是因為在同一個語法系統中出現了另一個性質相近的語氣詞「咧 leh³²」，而「咧」作為語氣詞的起手式即主要用於敘實。此後，「咧」大舉入侵「呢」的版圖，除了陳述句和祈使句以外，「咧」又堂而皇之地進入特指問的句型，使得「呢」用於疑問句的比例日趨消滅，是非問句因而成為「呢」牢牢固守的疆域，或用於確認預設，或用以反詰。只不過，這種情形僅限於某些保留 nih³³音讀的地區，在臺灣語氣詞 nih³³已非一種普遍性的存在，倒是其異讀 neh³³大致還可用於陳述句或特指問句，表強調或誇張的語氣。

引用文獻

- Heine, Bernd. 2002.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Ilse Wischer and Gabriele Diewald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83-10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I)*, 17-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王力. 1985. 《中國現代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_____. 2005.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2003. 《中國語歷史文法》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台語文記憶」計畫網站，2020年4-6月，取自 <http://ip194097.ntcu.edu.tw/Memory/TGB>。
- 江藍生. 2000. 〈疑問語氣詞「呢」的來源〉，原載《語文研究》，2（1986）：17-26。收錄於《近代漢語探源》，19-36。北京：商務印書館。
- [清] 里人何求纂. 《閩都別記》上冊，1987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重刊。
- 李櫻. 1999. 《臺灣話的語尾助詞：言談語用的分析》。臺北：文鶴出版公司。
- 吳守禮. 2001a. 《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 1-2：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1b. 《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 3：明萬曆刊荔枝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1c. 《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 6：清順治刊荔枝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1d. 《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 8：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2. 《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 4：明萬曆刊金花女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3. 《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 7：清乾隆刊同窗琴書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
- 沈家煊. 2001. 〈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33.4: 268-275。
- 呂叔湘. 2004a. 〈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收錄於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58-72。北京：商務印書館。
- _____. 2004b. 《呂叔湘文集第一卷：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 何文彬. 2018. 〈疑問語氣詞「呢」的主觀性與主觀化〉。《語言歷史論叢》11: 40-76。
- 周法高. 1972. 《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臺北：臺聯國風。
- 周長楫（主編）. 2006. 《閩南方言大辭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林華東. 2008. 《泉州方言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林天送、范瑩. 2011. 〈閩南話的語氣助詞「呢」〉。《漢語學報》33: 51-55。
- 陳麗雪. 2009. 〈十六世紀閩南語指示詞的語法化現象〉。《漢學研究》27.4: 179-195。
- 陳曼君. 2017. 〈閩南方言持續體標記「咧」的來源及其語法化〉。《語言科學》16.4: 384-405。
- 連金發. 2013. 〈明清時期荔鏡／荔枝記閩南方言指示詞的演變：從指示詞到程度加強副詞或篇章標記〉，鄭秋豫編《語言資訊和語言類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129-150。臺北：中央研究院。
- _____. 2014. 〈明末清初戲文中閩南語指示詞＋樣式類別詞／計量詞構式的演變：從指示詞到程度加強副詞〉。《語言暨語言學》15.4: 495-512。
- _____. 2015. 〈早期閩南語中多重功能詞「處」的探索：從方位到體貌〉。《東海中文學報》29: 251-268。

- 曹廣順. 1995. 《近代漢語助詞》。北京：語文出版社。
- 教育部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2020年4-6月，取自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
- [明] 馮夢龍編. 《警世通言》上冊，1981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重刊。
- 黃丁華. 1958. 〈閩南方言的虛字眼「在、著、裡」〉。《中國語文》2: 81-84。
- 黃漢君、連金發. 2007. 〈萬曆本荔枝記指示詞研究〉。《清華學報》37.2: 561-577。
- 曾南逸、李小凡. 2013. 〈從明清戲文看泉州方言體標記「咧」的語法化〉。《中國語文》3: 205-214。
- 楊樹達. 1978. 《詞詮》。北京：中華書局。
- 鄭張尚芳. 1995. 〈方言中的舒聲促化現象〉。《中國語言學報》5: 172-183。
- 鄭國權. 2010. 《荔鏡記荔枝記四種：第三種清代道光刊本《荔枝記》書影及校訂本》。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蔣紹愚. 2017. 《近代漢語研究概要》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0年10月19日收稿；2021年2月22日修訂稿；2021年4月5日接受刊登]

郭維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weijukuo@ntnu.edu.tw

On the Origin and Diachrony of the Taiwan Southern Min Utterance Particle *Nih*⁸

Wei-Ju KUO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hopes of tracking down the origin of “nih8,” an utterance particle commonly employed in Southern Taiwan,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he usage of clause-final “ni5” as attested in the Ming-Qing Southern Min playscripts, the usage of clause-final “nih8” as attested in the *Yuyuan*, a linguistic magazine published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and the usage of clause-final “nih8” as reflected in the fieldwork data elicited from native Southern Min speakers in Tainan. Synchronically, “nih8” is nothing like a clause-type, but rather occurs in all types of clauses, creating an effect of exaggeration or emphasis; this focus marking function of “nih8” is arguably inherited from its demonstrative ancestor “er,” roughly translatable as “like this.” Diachronically, about a century ago, the rise of the utterance particle “leh4” left in its wake the gradual confinement of “nih8” to interrogative clauses; nowadays, in addition to marking indicatives and imperatives, “leh4” extends to marking wh-questions, while “nih8” is primarily restricted to yes-no questions, especially to rhetorical questions intended to make negative assertions provocatively.

Key words: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nih*⁸ (呢), *leh*⁴ (咧), clause-final utterance particle, demonstrative